

【明慧网】一个大法弟子如果因为别人的修炼故事而坚定在大法修炼中的信念，而不是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从而达到对大法的“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动”的正信，那是有漏的。以下是我修大法前的真实故事，希望对一部分对大法修炼还不能做到金刚不动的人有所帮助，让我们共同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法正乾坤的大法修炼。

我十四岁时就有师父找到我，教我修炼的法门，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刚读中学的小姑娘。这个师父的年龄有五百多岁了，经常要给我讲法，一个问题一讲就是几个月，而我也还是似懂非懂。一开始我的天目就是打开的，看到各个庙里、寺院里到处都是狐、黄、白、柳等等附体，佛像上根本就没有佛。这些可怕的景象经常把我吓得要命，所以我经常恳求师父把我的天目关掉。

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别人都去了北京，我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子却独自上了峨眉山。在半山腰的一个寺院里，我结识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方丈，我恳求在他这里借宿。老方丈说：“居士啊，你走错了方向，你应

在修炼界里历来都是师父找徒弟，从来没有徒弟找师父的，人要想找到他们都是痴心妄想。半山腰往上，修道的人就逐渐地减少，他们的道行也越来越高，年龄也越来越大。到山顶上那就寥寥无几，他们都修炼了两千年以上了，他们的功柱也已冲出了银河系，有的已超过如来境界很多，但他们还在修，还没有修成圆满，这里面有我过去的师父。后来我知道我们伟大的师尊李洪志老师上峨眉山的时候，全部峨眉山的修炼人都出来欢迎我们的师尊，他们的功柱象焰火一样五颜六色冲向空中。

在青城山上有位修了四千多年的道人，他要收我为徒，我婉言说我已经有了师父了，我想要找到即身成佛的法门。他告诉我他是看着释迦牟尼、耶稣、老子等何时投胎转世、如何传法度人的。师尊李洪志老师讲法时说：在从四川到西安北上的途中，有许多山里修道的人下来问师尊为什么这些大法弟子修得这么快，师尊问他们：“我们这些弟子最多修了两年、最少修了两个月，比你们如何呀？”他们说：我们没有几个

未来人的神话故事

该向北走”。我赶紧说：“我没有走错方向，北边是俗人去的地方，这里才是我要来的地方”。方丈听了很高兴，我与他结成了莫逆之交。住了两晚后，我问方丈怎么把猴子招来，我知道峨眉山的猴子是通灵的。方丈说：你对着山谷喊：“三儿，快回来赶斋”就行了。我选了个可使声音回绕的方向对着山谷一喊：“三儿，快回来赶斋”。一会儿就来了几百只猴子，在我面前又唱又跳，高兴得大翻斤斗。最老的那个猴子过来把我一把抱住，在我脸上一个劲的亲，口水都流到我脸上了，然后它从嘴里吐出一颗丹来给我吃。我看着嫌脏，不敢吃。方丈说：“居士，你心里还有障碍，这丹可是它修了几百年修来的呀”。随后这群猴子从山谷的这边到那边搭成一个猴桥（后面猴子的手抓住前面猴子的腿，一个接一个），那个老猴子把我抱起来从这个猴桥上走过去，吓得我不敢睁开眼睛看。然后它们把我送过界送到另一群猴子那里。方丈跟我说：“历史上只有苏东坡一个姓胡的朋友受过如此待遇，你是第二位，而且你比他要多两样，一个是老猴子给你的丹，一个是猴子把你送过界去，而猴子一般是不许过界的”。

峨眉山上有很多修道的人，一般是看不到他们的，他们都有功能把自己呆的地方隐起来，就跟神话故事中说的一样。在半山腰以下都是一些修了两三百年，最长不超过五百年的人，这个群体人数最多，他们的功柱也只能冲到半山腰往上多一点。

能比得上的。后来师尊允许他们听师尊讲法，这其中的一位就是这位修了四千多岁的道人。

文化大革命后期，我跟另一位修炼中的人一起去了康藏地区，希望在密教中找到即身成佛的法门。修炼界的人都知道，西藏的密教早已是政教合一的了，根本不是修炼，真正的藏密在康藏而不在西藏。当我们到达的时候，遇上了一位从长春一拜拜到康藏来寻求正法的人。我们一起找到了一座大寺院。寺院中一位大喇嘛正在讲法，我们去了后，这位大喇嘛把我独自叫到他的身边并排坐下来听他讲法，这在藏密中是非常稀有难得的大礼遇。大喇嘛问我们为什么要到康藏来求法，我们都说内地已经没有正法了，寺院中到处都是狐黄白柳的附体，所以上这来求正法。大喇嘛静下来想了一下说：“不对呀，内地不久就会有万古难遇的大法传下来，而且就是从长春传出来的，你们回去等着吧”。我一听内地有大法要传，赶紧下山，并且与跟我一起去的人约好，谁先找到大法一定要告诉对方。而那位长春来的不相信，就留在了康藏。（未完待续）



大法弟子



大法弟子金刚铸
不畏棒击电棍触
邪恶尽除指日待
踏上圆满回归路



护法行

繁华街市人匆忙，助师正法讲真象
小小一片真相纸，蕴含佛家慈悲广
周遭嘈杂难入耳，我自盘坐市中央
意自空灵念自尽，普提性至心虚旷
有缘人士莫错过，错过此缘悔断肠
宇宙大法古未有，真善忍中乾坤藏
完了亿载亘古愿，圆满随师回天堂

「善」字有缘
一年前，为了根除折磨我多年的慢性胃病，我定期地去进行温和治疗。效果很好，不用任何药物，我的确被它的奇效所折服。但是在几周之前，我却有一种该停止这种治疗的念头。这种想法很明确，可是又说不出什么理论依据，只是这种该停止的感受很清楚。我跟我的治疗师说起我的想法，他也同意，他说我需要停一段使自己头脑清醒清醒。他给我做最后一个疗程的按摩。然后，照惯例，他让我在床上躺10分钟恢复一下。（在这儿需要说明一点，那时候，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法轮功，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。在我的生活中也根本没机会接触中国的事物。）

我躺在床上，不一会儿就昏昏欲睡了。一闭上眼睛，我就看到了一个景象：在白色的底儿上，有一个大大的红色的中国字。尽管字很清晰，但对我来说太复杂了，当时我就遗憾不能把它画出来。不过我觉得如果再看到的时候，一定能认出来。

当治疗师回来的时候，我跟他说了我看到的景象。他问我是不是由此能联想到生活中的什么事。我说看不出有什么联系。

这之后，我就中断了去他那里的治疗。我也没有得到有关这个中国字的答案。

两个月后，当我在一间咖啡馆看报纸的时候，一篇有关李洪志大师来日内瓦的报导吸引了我。出于好奇，我很想更多地了解这个不收钱，又给炼功者充分的自由选择他们的时间、地点炼功的修炼方法。一个小时后，我坐在计算机前。我从互联网上下载了李洪志老师炼功的动作图。在这些图示和文字的基础上，我在我的房间里一个人学着做起动作来。然后我与法轮功在日内瓦的炼功点联系。从那时起，我每周一次跟大家一起炼功。

开始炼功七个月之后，当有一次见到一个炼功人时，我吃了一惊。她当时穿着一件印有“真、善、忍”三个中国字的T恤衫。我认出了那次在治疗师那里看到的画面中的那个字：善。我好象听到耳边有一个帮腔的在小声说：“怎么样，你这个专门收集疑问的人这次信服了吧？” 瑞士学员